

金庸茶馆

肆

情之探
与神雕 索侠侣

©陈沛然著

天龙九部

©罗龙治等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86587

I207.4

P126

金庸茶馆

肆

情之探索与
神雕侠侣

◎陈沛然著

天龙八部

◎罗龙治等著



京电力大 00220689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目 录

第七部 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

序	霍韬晦(3)
自序	(5)
绪论	(7)
第一部 解情之说	(9)
第二部 人物分析.....	(42)
第三部 人物塑造问题	(114)
第四部 从二元对立看《神雕侠侣》	(141)
结语	(159)
后记	(161)

第八部 天龙八部

- 天龙八部 罗龙治(165)
- 我看神雕侠 罗龙治(171)
- 我看殷素素 罗龙治(175)
- 缺乏担当的俞岱岩 罗龙治(180)
- 再论素素和岱岩 罗龙治(184)
- 从《倚天》谈谈善恶之际 ... 罗龙治(188)
- 郭靖与黄蓉 项 庄(192)
- 杨过、小龙女、郭襄 项 庄(194)
- 再谈黄蓉等等 林燕妮(196)
- 金庸武侠小说男主角用法.....
..... 林燕妮(198)
- 读《鹿鼎记》有感 许希哲(200)
- 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 曾昭旭(233)
- 卢景文与《雪山飞狐》 观 龙(254)
- 武术招式难翻译 沈西城(259)
- 金庸管住他 飞 白(261)
- 金庸武侠里的少林寺 冷中寒(263)
- 金庸武侠小说的语言伦理.....
..... 陈永禹(266)

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

序

两性间的关系，唯人类有情，动物虽亦有配偶，但作用只是繁衍后代。人类则以情为系带，把两性间的关系从生物层面超升至精神层面，在精神层面上来讲两性结合。

然而，这种超升的过程并非易事。人由于气质、学养、机缘、与投入情场的深浅而有差别，亦有曲折。更重要的是：情牵涉及两人间的心灵，它不像学者之成学、仁者之成德、圣者之成道，可以决之在我。它需要回响、需要相应，但通过如此无量无边的因子而能达至相应是何等困难的事！所以世间爱情悲剧特多，对爱情的要求愈理想愈容易失望；同时，它误以为爱情即是占有，于是愈失望愈迷执，愈迷执愈痛苦。当痛苦无法化解，便会作非常表现，从反面来申诉其对爱情的愿望与狂想。情场人物之所以歌泣无端、缠绵哀怨，使人同情、使人悲悯，但亦终不能为之解脱，奈何奈何，正在于此。

人生有如是之爱情，即有如是之文学；有如是之文学，即有如是令同道者思作解人。和之者深，和之者众，近观金庸小说之反响，足证此语非虚。陈君沛然从予游，读金著《神雕侠侣》而惊其写情之细、施設之奇，以为非以佛义解之不能得其端绪。稿成，予览之，虽本于佛而实另创规模，则陈君子情可

谓深识，读者沿此以进，必有所契会，余亦兴怀，因乐以数言弁之。

1985 年春日

霍韬晦 序于香港法住学会

自序

本书部分曾在《法言季刊》及《华侨日报》人文双周刊发表。书名前身是《神雕侠侣之儿女私情》，这一篇文章曾收在《五看金庸小说》(远景出版)内。

前身《神雕侠侣之儿女私情》一文的写法，无论是理论部“解情之说”或“人物分析”部，直述的色彩较重，而且是把“解情之说”放于文章之末后。换言之，以前的写法是以《神雕侠侣》一书为主，然后才附上我的解析。

但是，现今改写之书，名之为《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》，其重点则落在“情之探索”——“探索”是个活动、是个过程。换言之，本书所重的是对“情”进行探测追索，所强调的是其推理之活动、分析解说之过程，而不重描述或直述的手法来铺排资料。

以前把理论部分放在末后，现在把它放回前面的位置——先把“解情之说”交代清楚，以便读者明白分析结构建立之过程，便能了解“人物分析”部之所以分成“多情儿女”、“绝情人物”、“非情人物”及“中正之情”等各部，均是由理论指引而建立。

人物分析之后，本书加了“人物塑造问题”部，这部分是批

评《神雕》一书之得失。另外，“从二元对立看神雕侠侣”及“结语”两部分，也是新写的。

还有一点要特别提出的是：前文我把那些与儿女私情无关的人物，名之为“无情”人物；但是，我觉得这“无情”二字，与日常所说之“绝情”，在意思上很相近。故此，为了免除望文生义，引起误解，以为“无情”是“无情无义”之意，这与“绝情”人物之“绝情”，在意思上差不多；所以，特别把“无情”改为“非情”——“非”者、取其“不是”之意，“非情”者，即“不在情场”之意；这是相对于“有情”而言，“有情”是指“在情场之内”。

最后，我想说明一点：由于第一部分“解情之说”，是用抽象之推理方法，故此，若不习惯运用概念思考的读者，最好先由第二部分“人物分析”开始，因这部分较为具体易明。最后再回头看理论部分，相信这样效果较好。

陈沛然 于香港新亚研究所
1985年2月增修

绪 论

《神雕侠侣》的主题是儿女私情。在芸芸众生之中，十居其九，有情皆苦。书中的人物便能表现此观点。

本书所探讨的问题便是：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许。”

在未进入《神雕侠侣》一书之中，对其不同的人物作出具体分析之前，本书在第一部分“解情之说”，首先尝试建立一理论架构，用此分析儿女私情。

第二部分是“人物分析”部。这部分是在理论之确立后，在“解情之说”之指向下，对个别“情人”进行探索。

之后，第三部分“人物塑造问题”，便是用以检讨“神雕”中之人物。这部分之讨论，主要是在本书之分析架构下，作系统内的批评。

第四部分是“从二元对立看神雕侠侣”，顾名思义，这是以“二元对立”之观点——即两个单元、两个范畴的对立状态，从而开出一新颖的启示（例如“感人至深之情节”一文，便是尝试运用二元对立之客观理念，解析个人之主观感受）。这部分亦是扣紧理论架构与人物分析，从而引发一些新观念。

全书大部分以理性的语言探索儿女私情，而“结语”则以

感性的体会,从而表达“多情之喜与悲”、“绝情之苦与愚”、“非情之惧”及“中正之情”。若喜欢感受语言的读者,可先看这一部分。

第一部 解情之说

这部分是理论建构部，全书的分析架构是由这部分撑起，也是全书之基础观念。

“问世间情是何物”一文，是对儿女私情之本质进行分析——即是探讨儿女私情之特质。进而在“有执之情”一文中，对儿女私情之形式，作出归纳，分成两大范畴：在情场之内，便是“有情”，不在情场之内，便是“非情”；至于在情场之内，又可分为“多情”及“绝情”。本书对《神雕侠侣》之“情人”之具体分析，便是基于这两大范畴（“有情”及“非情”），而建立三组人物（“多情儿女”、“绝情人物”及“非情人物”）。另外，“中正之情——郭靖与黄蓉”一文，则是从两大范畴建立之后，再从义理之推进而发展出来的，这一部分与其他三组人物有不同之处，此“中正之情”有其独特、独立之意义。故此把郭靖、黄蓉这双情人特别处理。

简而言之，以上的分类是从儿女私情之形式出发的，即是从观察人物之是否在情场之内，而分成“有情”人物及“非情”人物。若再进一步探讨此些人物之心理状态，察看他们是否自觉地抑压私情，还是不自觉地发放私情，这便牵涉了另外三个新观念：就是“豪情”、“抑情”与“深情”，这些新观念与“多

情、绝情及非情”固然不同，但是亦有相关之处，此六个观念的关系，会在“豪情、抑情与深情”一文之中处理。当这些观念建立之后，加上先前的两大范畴（“有情”及“非情”）、四组人物（“多情儿女”、“绝情人物”、“非情人物”及“中正之情”），便可更细致地处理《神雕侠侣》之情人，观看他们在儿女私情中之流转（参阅“七情之说”）。

一、问世间情是何物

“人生哪得几回醉，直教生死来相许”。这是对儿女私情之描述。本文尝试对“儿女私情”，进行本质上之探索，尝试探讨它的性质。主要运用的观念是“无我”（不能完全独立自主）、“无明”（莫名其妙之超越理性）、“情缘”（情之合成条件）。

什么是情

“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”这“情”当然是指“儿女私情”。“情”是众生之心理状态，是各人与生俱来的意欲，祈望与异性互相认同及互相肯定的心理（和生理）的需求。

人与生俱来，便有种种的欲望，例如天凉欲温暖，饥饿欲肚饱等。而“情”便是要求与异性相处的一种心理需要——要求对方属于自己，也愿意自己属于对方；祈望互相认同，承认同属对方。有相同的思念，便是“相思”（如杨过与小龙女）；若只有单方面的思念对方，而对方却不认同，便是“单思”（如尹

志平之思念小龙女)；若有第三者介入，便需要“三思”(如郭芙与武氏兄弟之纠缠)。

众生之“无我”

无谓是单思、相思或三思，作为个别的主体，总希望对方属于自己。若要追求情人属于自己，便要先假设“自己的存在”，没有“我”，便无所谓“属于我”。但是，人往往不明白(无论是有意或无意)自身之存在状态，时常以为自己有一个独立不变，又能完全自主的自我存在；既不明自己的存在，也以为有一独立不变的“他我”(别人)存在。于是不断向自身以外追求，希望对方(情人)也完全不变，属于自己。

但是，对自身之存在状态之不了解，往往育出各种莫名其妙的烦恼及行为。自我之存在，是在一特定的时间场及空间点之内，由不同的“条件及原因”(即是“缘”)之聚合，加上主体当下一刻之判断及决定，才组成世上之各种具体事物。“自我”是在“条件及原因”之生成及散灭之中(即“缘生缘灭”之中)，随之而流转不息——即是没有完全能独立自主的一个自我的存在(人可在各缘中为自身作决定，但人却不能决定缘之生灭)。

情缘——“无我”之情

在情场之内，也是一样，也是没有一个主体能完全独立地控制相思之情——主体可以独自决定，指向对方，作出认同；但却不能决定对方，使对方认同自己，必由对方自己作决定。

故此，相思之情，必然是由二人分别作决定，才能合成的（例如杨过与小龙女之至情便是）。

在某些条件及原因之下，二人互相认同，便可成情侣或夫妻。在此中，二人互相交往接触，便产生不同的心理或生理上的感受，进而便会对此些感受有所执取或黏着——爱好既有的状况，而又祈望这些条件或原因保持不变，这是情到浓时的表现。一双恋人，在花好月圆之际，谈情说爱之时，总希望美好的现况不变，祈望时间停留不动，这便是故意对事物之存在状态作误解。

不知相思是二人互相认同之事（如绝情谷主之强娶小龙女），或故意对事物之存在状态作误解（如武三通对义女之不通情理），都是不够理智的表现。随之而来，便有种种烦恼：单思可以令人愤怒、怨恨、暴戾、妒忌、恶言伤人、情绪不安或冷酷绝情（如李莫愁之愁和郭芙之嗔）；另外，相思的恋人，一旦面对情况或情人有变，发觉无常之来临，便亦会相思难遣，苦不堪言。

“无明”之情苦

单思情绝，相思情多，以至烦恼盈盈。两者都是“无明”（指“莫名其妙”、“无理”之意）之封闭，以至不明事理，不明一切外缘（外在的条件及原因）都不是恒常不变之聚合，不明“缘之生成则相聚、缘之散灭便分离”之理。

世上之具体事物，本是不断变幻，本是无常之缘之积集与消散，包括自我之存在状态，也是没有自身能完全独立自主的，由此，难免感到无可奈何，而有一份悲凉之苦感。但是，只

要人有其肉身之存在，便有“无明”之欲望，便有自私之情，以拥有对方才能满足，否则便觉很痛苦。

于是，便在这缘生缘灭的世界，不断流转，进一步失去作为主体之自主性——若随缘而遇有一个才子或佳人，便高高高兴“欢乐趣，而吐不得”；若情人有变，则伤心欲绝“离别苦，而吞不下”。自己的欢喜或伤悲，完全由外缘所牵引，而丧失作为主体自决的特性，便会做出种种莫名其妙的行为（如李莫愁之乖僻凶狠，郭芙之乱发脾气，公孙止之赶尽杀绝）。

儿女私情像花朵

以上四节是运用概念之思考推理——从界定“情”乃是“互相认同之心理状态”，进而分析众生之存在状态是“无我”的，再指出“情缘也是无我”，由此而引申“无明之情苦”。这些探索是一种较抽象的分析解说。

若用较具体的说法，运用比喻解说儿女私情，则是《神雕侠侣》中之“情花理论”。故此，亦可说儿女私情像花朵。情如情花，颜色娇艳，也发出阵阵醉人之花香。花颜与花香，都是“缘生物”（外缘积集之组合物），使人见了便喜爱，闻了便钟意，而喜爱与钟意，便是对感受之执取。

初尝情花之滋味，便觉入口香甜芳蜜，便是二人在缘生缘灭的世界之中，互相认同，将变幻之欲望，置定于对方，视对方为目标，实实在在，互相肯定自身为一独特之存在价值，便是上口极甜之时，于是执实之，而作生死相许之愿。

但这份甜蜜温馨，亦如情花之香味，微微带有酒气，使人渐渐醺醉，而丧失理智，超越理性，莫名其妙，故意对事物之存